

解忧杂货铺

南慕容

如果非得给小店取个名字,就叫它“解忧杂货铺”吧。当然,那个时候东野圭吾还不知道在哪里读书。杂货铺的老板才不在乎有没有店名呢,随随便便用粉笔在木板上写两个字——“小店”,配一些文具糖果糕点之类的,一个面向学生、收入微薄勉强糊口的杂货铺就算开张了。不像学校旁边的其它小店,挂着“奉化二中”的牌子,其实跟二中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店不在路边,在二中附近的一个阊门里,店主是一对年过花甲的农家夫妻,平时管店的只有一个人。虽然地理优势不如路边的几家小店,但酒香不怕巷子深,要是没几样招牌货,怎么吸引那些舍近求远的学生。招牌货就是他们的农产品,那个年代的菜蔬瓜果,绝对绿色天然无污染。正在长个子的中学生容易饿肚子,所以上午课休时间和下午放学后是小店最为忙碌的时候。老远就闻到烤番薯、蒸玉米和烤菜年糕的香味,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刚上完一堂体育课,如果不跑快点,很可能被那些长腿的高年级同学抢光,因为小店做的点心自产自销,数量有限。

小店里有一杆秤,番薯和玉米按重量卖,年糕却是按条,油光闪闪的烤菜是搭配品,放了辣椒,可口又开胃。一般我会要求多添一点,店主和善客气,总是把塑料

盒子装得满满的。店主田地的农产品一年四季不会枯竭,土豆、芋艿、玉米、番薯、南瓜、罗汉豆、青瓜、番茄成了他招徕学生的商品。不用日历提醒,根据店里售卖的农产品就可轻易判断是什么时节来了,我们要比小镇居民更先品尝到“鲜羹”。比如清明前后,他们除了做青团,也把煮熟的豌豆用红线一颗颗串起,色泽诱人。这东西不易饱,但解馋,女生喜欢把它当作手链,细细赏玩一番,想吃的时候就摘一颗。当小店飘出粽子的清香,我们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箬壳裹的粽子硕大无比,里边没有任何馅料。这种最本真的碱水白粽适宜凉吃。如果时间宽裕,店主会替我解开粽绳,放在盘子里,洒上一勺绵白糖。我正襟危坐,像完成一种伟大的仪式,用白绵线把粽子解成细细的一小块,蘸一点白糖,滑而不腻、软而不松、糯而不粘、甘冽清香……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吃到过如此纯粹的粽子。

在物质尚不丰裕的年代,小店里售卖一些农家点心,物美价廉,刚好填饱了大家青春的胃口,好比当今的课间餐。那时候的学生虽然清贫,但馋嘴是一样的。越来越难的立体几何限制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高冷的校花对小伙子们的百般殷勤熟视无睹,最致命的是,听不懂那一头卷发漂亮的实习英语老师在说些什么……成长的烦恼总不能天天放在日记里吧,何以解忧?唯有零食。我们最喜欢的是小店的几样零嘴:白糖杨梅干、黑瓜子和海苔油

赞子。这些食品都是散装,放在广口玻璃瓶里,看上去像三无产品,对我们来说,却有着恒久的诱惑力,香甜的瓜子、甜甜的杨梅干和酥脆的油赞子是消磨时间的法宝。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漫长的午休时间?

几乎每天中饭后,从家里回学校,我总是要到小店里去逛一圈,如果口袋里刚好有几个钢镚,就称上二两杨梅干或一包黑瓜子。就算口袋里没钱,运气好的话,总会碰见几个吃独食的同班同学,看见我面带诡异笑容,施施然进来,好意思不分我一点?当然也有精明小气的,看见熟人忙把东西藏好,说好的“小秤分金、大块分肉”呢?当然,对付这种朋友,我也有办法,我不停地跟他说话,看他嘴巴里的杨梅核什么时候吐出来。

零嘴当然需要零钱去购买。一味从早餐和文具里面抠省或靠“巧取豪夺”不是长久之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当然难不倒我。我在整个中学生涯都秘而不宣的法宝就是每天在操场和校园里溜达一圈,总能捡到几个钢镚。别人跑步,我就低头盯着跑道,当我看到硬币的光芒在草丛里闪烁时,小心脏强烈地跳了一下。我并不马上弯腰捡拾,而是先用球鞋踩住它……不疯魔、不成活,操场虽然屡有所获,但数量毕竟有限,我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操场后的电影院、早市的农贸市场。同学们惊讶我口袋里的零食几乎每天都是满的,且换着不同花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免费得

来的零食当然要跟大家分享。在枯燥的作文课上,几个后排的同学惶恐地吃着杨梅干,瘪着嘴,尽量不发出声响。我用瓜子在桌子上排出一行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打乱了,再排成另一行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乐此不疲,一堂课很快就过去了。

那时,学校附近的小店也贩卖烟酒,烟是拆开了一支支卖,扁三五,吸一口,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但阊门里的那家却不对学生出售。记得有一天夜自修后,同桌因为挨了班主任的训,让我陪他抽烟喝酒,路边小店比较扎眼,就到了阊门的那家。店里值守的男主人死活不肯卖给我们,最后他从随身携带的烟盒里抽出几根:“下不为例!”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看上去朴实无华的老农民还有个时髦的金属烟盒,他递烟的姿势酷似《上海滩》里的人物。

“下地干活,香烟容易弄皱,或被汗水浸湿。”见我们诧异,他不好意思地解释着。

“那啤酒,总可以卖我一瓶吧,再来一袋花生。”

“吃快点,寝室里马上要熄灯了。”

小店里挂着一把二胡,我们知道男主人擅拉二胡,但平日里不会留意他的琴声。那天不知怎的,他的琴声里尽是忧愁。我们磨磨唧唧的,一瓶啤酒喝了好久,脸上的青春痘一粒粒发着光。院子里,二胡把月光拉得越来越长。

秋意浓 闸蟹肥

朱峰

古代的美食家把每年的九月、十月称为“蟹秋”,是要从蟹上市一直吃到落市的。时下,又到“秋浓江南蟹正肥,正当傲菊盛开时”。黄昏时分,邀上三五知己,找一家环境优雅的酒家,喝着绍兴花雕,品尝刚上市的大闸蟹,岂不美哉!

前不久,我约了几个朋友去一家极具江南风情的酒店品蟹,一走进三楼临窗的景观包厢,就看到餐桌上特意安放的一瓶开得十分灿烂的黄菊花,一下子触动了心中浓浓的秋日情怀,令人想起清代文人饮酒品蟹、赏菊吟诗的风雅往事。清代雅士善吃蟹者,有三位最出名,一为袁枚,一为李渔,另一为朱彝尊。袁子才“蟹宜独食”被奉为经典,李笠翁的《闲情偶记》里专有一节论蟹,朱彝尊则记有制蟹要诀,他们“持螯餐菊,把酒临风”,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

这时,服务员端上一大盆原汁原味的清蒸大闸蟹,只见色泽金黄、黑毛红爪的湖蟹静静地卧在青花瓷盆中,宛若一幅中国画的写意小品。而那调料也非普通蘸料,是大厨精心调制的,色、香、味俱全。我们正准备动筷子,席间有一位都市报“美食版”版主,抢先发表了一通烧蟹品蟹的高见:“大闸蟹就是要煮,这样更能保证蟹的水分充足,而不是一般采用的隔水蒸。直接吃与拆蟹粉的煮法也完全不同,拆蟹粉必须用冷水煮,否则蟹遇到开水一挣扎,势必脚脱落、‘黄’流失。一般煮6分钟即可,否则蟹粉发硬不好吃。而整个大闸蟹必须捆扎结实放进开水煮,当然那水也非一般的开

水,里面除了葱、姜、老酒以外,还有紫苏等。”说到究竟是先吃蟹盖还是先吃蟹脚,那位仁兄介绍了一种较为经典的上海“老克勒”的吃法:“先吃蟹盖,然后将蟹掰开,顺着丝缕吃蟹黄,将蟹肚部分的壳全部扔进蟹盖。蟹脚、蟹钳最讲究,必须吃完后分两边依次排好,最后将蟹‘肚脐’盖在蟹盖上翻身,放在蟹脚中间,这样又形成了一只完整的大闸蟹。”

没等他说完,我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开始品尝清蒸大闸蟹,果真是鲜美无比,大家感叹,此乃人间珍馐佳品!服务员陆续将“蟹粉玉子豆腐”“蟹黄石榴花”“海藻蟹肉羹”“太极鸳鸯蟹”“橙香蟹盅宝”等新派蟹菜端了上来。

一道叫“蟹粉三敲鳊鱼馄饨”的菜,红黄白相间,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最新奇的要数那6只日本小南瓜,轻巧的个体、精致的造型,轻轻笼住一汪清澈的“湖水”,南瓜盖犹如一朵朵向日葵,煞是好看。用蟹粉做馅,已成为秋蟹系列菜的一大亮点,这道菜也沿用了此法,只是馄饨皮不是普通面粉,而是香嫩滑爽的鳊鱼片。还有一道“钱湖蟹影”,除了色、香、味俱全之外,似乎平添了几分文化韵味。这道菜是将三四两左右的湖蟹,在制作前先挑出蟹肉,和水波蛋一起烹饪而成。装盘时,原来的蟹壳仍覆盖其上,因水波蛋波光粼粼,折射出浮在上面的蟹盖,因而得名“钱湖蟹影”。此菜口味清淡、咸鲜入味,很适合宁波人的口味。

西风起,菊花香,蟹脚壮。赶快去品尝秋蟹之美味,感受人淡如菊的秋日情怀吧!

知青老师叫青青

裘七曜

青青老师是我小学一二年级时的老师,上海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风把她刮到了我们的小山村。青青老师头发短、肤色白、眼睛大,又戴着眼镜,衣着整洁漂亮,看上去特别与众不同。

那时候,村里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上课一支粉笔、下课一把锄头,头戴一顶草帽,裤腿卷得高高,亦文亦武。偶尔去搞搞小农,农忙季节带领我们去收割稻谷,时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青青老师不一样,她看上去斯斯文文,就像知识分子。我妈说,青青老师是大上海过来的读书人,你一定要跟着她好好学,长大了去上海读书,然后娶一个像青青老师一样会讲上海话的媳妇回来。

青青老师没课不忙的时候,总爱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她看的书我们没兴趣,书名记不住,应该是外国小说。我们那时候最爱看的是连环画,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

青青老师擦黑板的动作很漂亮。上节课的数学老师是个高个儿,人高字也写得高,做值日的学生玩着玩着就忘记了擦黑板。铃声一响,青青老师来了,我们睁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她是不是比昨天又漂亮了许多。青青老师微红着脸笑了笑,扭头发现黑板没擦,自己踮起脚尖、伸长胳膊来回走动擦起来。可上面太高,青青老师够不着。她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又落下,我们看着青青老师像“小鸭子”似的蹦跶着,忍俊不禁。不知道谁发出了声,让青青老师听到了,她扭了扭头也笑了。

青青老师也教我们美术,我们

那时候叫上图画课。青青老师画画好,随意几笔,一个惟妙惟肖的图案就出来了。村里什么宣传画之类的,总是请她去画,我们喜欢跟在后面凑热闹,譬如帮老师擦一下墙面,递一支画笔,来回拿一下东西,不亦乐乎!

春蚕含绿之时,有人往青青老师的“闺房”塞了封匿名信。青青老师胆小,她坐在办公室里忐忑不安,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把信交给了校长。那匿名信我们叫求爱信,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知道阿狗阿猫、虫鸣蛙鼓。

信写得相当有诗意,大意是青青老师是天上月亮,他是江上清风,这清风和明月是可以相应的。校长汇报了大队党支部,大队党支部又汇报了人民公社委员会。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匿名信还会出现,伏击抓人。

人抓住了,原来是一个秀气的小伙子,而且青青老师还认识他。因为青青老师路过他家门口时,偶尔会跟他聊几句。青青老师没怀春,那个小伙子却一见钟情了。

最后的结果也没什么,批评教育一下,无非青青老师是大上海人,怎么会嫁给你个“阿乡”呢?

青青老师要走了,我们舍不得。她柔声细语的,从来没有打过骂过我们,还教我们讲普通话和上海话:“乡下人,到我们上海闲话讲不来;讲不来,哪能办,咪咪咪炒炒菜。”

青青老师现在应该60多岁了,可我的脑子里还是她年轻时的模样:一头黑发短短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来回蹦跳着擦黑板——我们依旧坐在当年的课桌前,静静的。



灯火可亲

潘玉毅

不知不觉,已是夜里十一点,85岁的朱迎月老人犹自坐在灯下看报纸。他正看得入神,灯忽然熄灭了。老人以为是老伴俞秋月为了催他早点休息故意关掉,不由微微皱了皱眉头:“好好的,你关灯作甚?”

“我没关啊。”老伴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来。这时,洗完头还来不及吹干的外孙女提醒道:“外公,是不是家里停电了?”

老人直起身,按了按手边的开关,灯没有亮,又按了按电视机遥控器,电视机也没有开,他走到窗边,发现对面的走廊里都有电,还有两户人家亮着灯,便肯定了外孙女的猜测。

没有电,房间里黑漆漆一片,做什么都不方便。想到自己和老伴年纪都大了,没有灯,万一晚上上厕所时磕着碰着可怎么办,老人心里有些着急。

“要不找楼上的小胡帮个忙吧,听说他在一厂家里当电工,处理这种问题应该有经验。”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来到小胡家门口,站在楼梯处喊小胡的名字,然而他们又恐惊扰了别人,不敢喊得太大声。年轻人贪睡,小胡想来

已经睡下了,任凭他们怎么叫也叫不醒。

无可奈何,他们只得回来。不知想起了什么,老太太蓦地一拍脑门,打开抽屉摸索起来。一阵窸窣窣的翻动声过后,她拿出了一张泛黄的名片。说是名片,其实用纸条形容更恰当,纸条是用剪刀裁的,上面的字是手写的,总共三行,并不规整,更难称漂亮,清楚大约是唯一的亮点。三行字中,一行是电话号码,一行是“电力义工”,一行是钱海军的名字。这张名片是社区工作人员之前所发,说是有用电方面的困难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老人照着名片上的联系方式拨通了钱海军的号码:“钱师傅,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你电话——我们家里没电了,找不到人修理,不知道你是不是方便过来?”

“方便,方便,你们稍等,我马上过来。”钱海军的回答出乎两位老人意料,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了钱海军回答“明天过来”的心理准备。“钱师傅来了,灯就会亮的。”放下电话的那一刻,两位老人的心里瞬间松了口气。

由于钱海军叮嘱老人在他到来之前不要去碰开关和插座,以免触电,他们就坐在客厅里静静等待。

此时夜深人静,小区里车已入库,人已入眠,时钟的“滴答”声显得格外突出,就好像时间溜走的脚步。约莫半小时后,门铃响了,来的正是钱海军。他与老人寒暄几句,就从工具包里掏出工具忙碌起来。

老人不知道的是,他们打电话时钱海军正在老家照顾手受伤的母亲,得知老人家里无电可用,他立即与母亲道别,开车赶了过来。由于来得匆忙,身上未带照明设备,他便拿手机充当手电筒用,仔细找起了故障。

钱海军的手机有两个,一个是老式的翻盖手机,一个是诺基亚的老年机,手机表面的油漆已然剥落,锃光瓦亮,有如包浆。老人问钱海军为什么不换个智能手机,他说,智能手机耗电厉害,不经用,要是有人打电话向自己求助而手机又恰巧没电,容易耽误事。

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老式的手机虽然待机时间较长,手机的光线却有些弱,只能幽幽地看见面前的一点地方,还得凑到近前才行。钱海军宛如匠人一般,沿着线路、开关、设备依次排摸,最终将故障原因锁定为表箱里的线路老化。找出问题后,他麻利地更换了新的电线,很快恢复了供电。

电来了,灯亮了,光明装满了整个房间。这时,老人才发现钱海军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

俞秋月切了一个西瓜,挑了顶大的一块递给钱海军,请他尝尝。钱海军摆摆手,说什么也不肯吃。老人又倒了杯水:“瓜不吃,水总要喝一杯吧?”钱海军端起杯子,又将它轻轻地放在桌上。经排查,确认没有别的隐患后,他起身告辞。

老人问钱海军住在哪里,一开始钱海军没有吭声,问了两三遍,他才据实以答。得知钱海军是从周巷特地赶过来的,老人愣住了:“从周巷到这里不得十五六公里啊?真是难为情啊,大半夜让你跑这么远。”

“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假使我不懂电,家里没了电,我也一样着急,所以你们的心情我最能理解。”朴实的回答,让“钱海军”这三个字住进了老人的心里。

钱海军转身离开,路灯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一如他在老人心里的形象。

送走钱海军,回到房间,屋里的灯光徐徐地洒落在身上,极是温馨。俞秋月摩挲着名片,看着名片上的字,她同老伴打趣说:“这钱海军啊,字是真丑,人是真好!”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